

一度叱咤风云的总警司锒铛入狱

热点畅销



何亮亮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几十年前，香港曾经是个贪污盛行、民怨沸腾的社会。当时，港英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重拳出击，破案如神，屡屡扳倒贪官，备受瞩目。本书作者何亮亮在移居香港的近20年间，对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着深刻而直接的感受，并由此产生了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冲动，此后历时10年，终成本书。

[上期回顾]

一笔为数1.2万加元的储蓄，让葛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展开搜查葛柏行动后，警方随即部署，决定如果到6月11日，葛柏对财富来源不能做出满意的解释，便立即拘捕他，但是6月8日葛柏携带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成功登机潜逃返英。

瞒天过海，逃回英国

葛柏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公然潜逃。消息见报后，积怨已久的民意爆发。“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响彻维港上空。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Sir A. Blair-kerr）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于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

葛柏成功潜逃回英国，以为终于可逍遥法外，用不义之财安度余生。葛柏的如意算盘几乎令警方检举贪污组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过，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并未气馁。当时，廉署派出多名首长级人员，包括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John Pendergast）、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Gerald Harknett）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

可惜，物证虽有，人证却无。

“我们手上已有很多物证表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因为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当时参与“捉葛柏”的现任廉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经过不懈努力，廉署的调查最终有了新突破。当时，一名涉及另一宗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狱中表示愿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

华籍前警司2.5万元贿款，以助该华人警官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廉署执行处处长及副处长亲自参与搜集证据，他们多次亲自到狱中向这名前警司录取口供。有了这个证人，廉署立即拘捕该名华籍前警司，并于1974年4月29日通过英国警方协助，将葛柏拘捕。涉案的这名华籍前警司也答应转为廉署污点证人，指证葛柏的贪污罪行。

事实上，两位前警司的口供与廉署已取得的物证颇为吻合。廉署于警方之前在葛柏寓所搜出的证物中，找到两张葛柏亲笔记录财富状况的纸张，从中计算出在1971年5月至11月期间，即葛柏收受该名华籍前警司的贿款后，葛柏的财富明显增加，数目急升9万多港元，此笔巨款应该已包括了前述2.5万元贿款和葛柏其他贪污收入。

人证物证俱在，廉署人员随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审的行动。最后，经过近八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最终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

葛柏被押回港

葛柏逃离香港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终于在1975年1月7日在廉政公署高度严密的安保中被押解返港。

这是轰动全港的一天。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逾百名中外记者便早已在各自的有利据点等候多时。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记者分别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提前停在机场闸口的汽车附近。

可是，“好事多磨”，事情再生枝节。正当记者们巴望着葛柏数分钟内出现时，停机坪那边却突然响起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葛柏已被押上直升飞机，又一次“逃”离机场了。

“葛柏案如此轰动，我们预计机场必会聚集大批记者及市民，为避

免人多造成混乱及妨碍安保，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参与安排葛柏押解过程的现任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忆述当年的特别任务时说。

他们一方面安排了两辆汽车停泊在机场接机闸口附近，假装接机，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在葛柏搭乘的航班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架直升机，待葛柏在机舱内办妥入境手续后，便把他带往直升机直飞中环添马舰，再转送到中央裁判署。为掩人耳目，他们弃用了政府车辆，征用了一辆事前由一名调查员向亲友商借、全港仅有数辆的名贵轿车，而为避免葛柏被记者摄入镜头，更在车窗上贴上玻璃纸，另外还租借了两辆汽车护航。

黄国梁说在解送葛柏前往裁判署的过程中，只有时间分秒不差，才能保证安保任务成功完成。因此行动之前，廉署人员曾多次“试路”，计算各步骤及路程所需时间，务求行动的每一步都天衣无缝。

但人算不如天算……

“行动当日，我们在机场真的成功转移了记者及围观市民的视线，但记者一看到接载葛柏的直升机起飞，便立即由启德机场开车至港岛金钟的添马舰（现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部），穷追不舍。而正当我们由添马舰驾车解送葛柏到中央裁判署时，其中一辆护送车却突然抛锚，吓得我们一头大汗。幸好数分钟后，车辆恢复正常，总算有惊无险。”黄国梁说。

而另一边，记者仍然不放过每个采访拍照的机会，数十辆摩托车和采访车风驰电掣般紧贴解送车队的四周。黄国梁说：“当时的记者，一个驾着摩托车，另一个转身坐在后座，不停地拍摄载着葛柏的房车，可谓险象环生。”

黄国梁说，除了声东击西的策

略外，整个行动还有其他安保措施配合。例如廉署首次派遣六名配枪人员与近二十名调查人员，“贴身”保护疑犯，再加上警方的协助，阵容的确非常强大。

此外，身为押解队之首的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由伦敦起解到香港中央裁判署整个过程中，一直“贴身”保护葛柏，到达香港时，更用手铐把自己和他铐起来，以确保万无一失。

总警司被定罪

1974年2月17日，审讯葛柏的工作开始了，地点定在维多利亚法院。

葛柏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经过六日半的艰苦审讯，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

“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计算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1年的刑期，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说。

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但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入狱，为自己犯下的贪污罪行付出了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廉署随后还正式入禀法院，经民事起诉程序追讨葛柏贪污所得的四百多万元财富。追查工作虽因葛柏的财富分散于海外多个地区而遇到重重障碍，但廉署至今仍在穷追不舍。

廉署将葛柏绳之以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了市民的肯定和信任。

关一禾去了一家小公司当“副总”

职场恋情



张巍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叶晓玲在接到升职邮件的这一天被男友甩了。晓玲跑到西南某小城出差。新上司叫关一禾，阴差阳错，关一禾与晓玲展开了一段崭新的恋情。然而就在两人商定晓玲辞职的时候，晓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晓玲父母的坚决要求下，关一禾舍弃了美好的前程，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关一禾的工作、婚后的家务问题、婆媳问题、潜在的外遇问题，让这两个匆忙结婚的人疲于应付。历经千山万水后，两人发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和孩子……

[上期回顾]

关一禾本来找好的下家突然倒闭了，这让晓玲不想办婚礼了。关一禾决定给晓玲一个惊喜，偷偷筹备起来。

结婚一周了。晓玲始终不知道关一禾表面上的平静，不过是为了更大的惊喜，她还在为自己运筹帷幄解决了一桩大麻烦而沾沾自喜。与此同时，她也迎来了在丰盛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有可能从头跟到尾的项目：刮风娱乐的上市。

工作还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关一禾一直在忙着婚礼的事情，不让晓玲知道！

这一切晓玲一点都不知道，她沉浸在自己可能会生一个有缺陷的宝宝的担忧中无法自拔，因为怀孕期间自己喝过酒。这天晚上晓玲突然抛出一句：“我不想生了！”“为什么？怎么能说不生就不生呢？”晓玲抓着自己的包说了一大堆理由：万一孩子是兔唇怎么办？万一生下来两人工作都忙没人照顾怎么办？万……

在关一禾看来，这些理由无一成立，好不容易把晓玲哄睡着了。关一禾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无助。这个情绪低落的晚上，关一禾打开了自己的邮箱，一封一封看了之前自己根本不想考虑的小券商抛出的橄榄枝，他选定了一家叫伟业的小券商回复了对方的邮件。没想到，对方老总张有为硬是在凌晨三点给关一禾打了电话，表达了自己对关一禾的重视。

连着几天的加班，晓玲在刮风娱乐上市项目初期表现出的能力，让Mary对她的印象大为改观。作为奖励，她决定单方面对晓玲展开一部分她自己的世界。一天下班后，Mary主动邀请晓玲跟自己一起去剪头发。“要不，你染一下颜色吧，我觉得酒红色比较适合你。”Mary体贴地建议。“我不染了，这样挺好的。”“没关系，这里药水很好的，请客。”“嗯，我准备要孩子，不能染。”Mary眼睛珠子差点掉下来：

“你结婚了！所以他们说的是真的，你男朋友，是不方便说的人吧。你处理得挺好的，不像我之前，跟公司同事谈恋爱，弄得全公司皆知就自己死不承认，傻死了。”这样一来，晓玲就又不敢说了，你总不能说：太巧了，我老公就是关一禾！

Mary剪了一个头，晓玲却紧张得如同被杀头。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晓玲伸手揽住了关一禾的脖子，把鼻子埋在他衬衣里使劲闻他身上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开口告诉别人，其实我跟你结婚了。”“那就让我来说吧。”良久，关一禾终于开口说了那件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事：“我找到新工作了。是个小券商，这几年发展挺好的，给的条件也不错。”晓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太了解关一禾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关一禾就醒了，婚礼就在明天，今天他要想办法带晓玲去试一下礼服。刚到八点，关一禾就把晓玲摇醒了：“要不，咱俩去给孩子买个婴儿床吧。”晓玲直到上车才清醒过来。她根本不知道，此时的庄惠芬和叶老师已经在收拾行李，而刘淑敏已经跑到理发店烫头去了。

直到车子停在婚纱店门口，热情的服务人员迎出来，晓玲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关一禾替自己定做了一套婚纱。“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的？”“我半夜量的。”晓玲这才知道关一禾其实为自己准备了一场价值8万的婚礼，日期就在明天。激动惊喜之余，晓玲纠结万分：花8万块办个婚礼，高兴一天值得吗？

下午，关一禾出去健身了，手机在桌子上响了，晓玲一接是婚庆公司找关一禾交钱的。哼哈了几句，晓玲大致明白关一禾付了5%的定金，剩下的还没付：“剩下的钱我们不准备付了，你们要价太高了。”“您二位

要求的时间紧，任务重，肯定价钱要高。”“没钱，反正就是没钱了。”挂了电话，晓玲才想起什么，又打回刚才的电话：“我们之前印的宾客帖，你得还我。”这次轮到对方强硬了：“您带着尾款来取吧。”

宾客帖被婚庆公司扣下了，现场的司仪、摄像、摄影都要重新找，晓玲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人生中最不经规划不经判断的一个决定，但她一点都不后悔。她先是在电脑上用自己和关一禾的结婚证做背景，设计了宾客帖，又在小区打印社紧急用牛皮纸打印，居然效果还可以。接着她又拐弯抹角地从自己朋友圈子里找到一个电影学院学摄影的，谈好了婚礼摄像的价钱。顺便请这位摄影帮自己找了主持。等这几项安排妥当，晓玲到健身房找到关一禾，通知他这个大变故。

关一禾的第一反应是生气。“我是不想你因为我，这么累。”晓玲无奈地说。“如果婚礼有瑕疵、差池，你会不会觉得不完美？”“跟你在一起就已经很完美了，婚礼只是一个形式，并不重要。”

第二天清晨，关一禾一大早就去接刘淑敏了，刘夏也被安排到机场去接西安晓玲家来的亲戚。晓玲徒步走到自己订的家前方五百米的酒店去换衣服，准备。

庄惠芬一到酒店就撇下其他人，直奔晓玲，她打心眼里不喜欢婚礼惊喜，但她尊重女婿的选择。当务之急，她要藏起女儿的鞋，这样接新娘的时候才能让女婿找得久一点，讨一个好的彩头。新娘房里，画好妆的晓玲显得娴静而又端庄，庄惠芬看见穿婚纱的女儿忍不住落泪了。

就在这种感人而又温暖的气氛里，摄影大哥就扛着机器进来了：“玲姐，今天的账跟谁结啊？”晓玲急忙掏钱包，才发现自己穿着婚纱。庄

惠芬赶紧从自己兜里拿出钱包递给女儿，晓玲把摄影的钱给了，对方数了一遍，按亮了机器开始拍摄。就这样状况不断地直到仪式结束。但无论如何，叶晓玲和关一禾总算是一起走完了结婚这条路。

周一早，关一禾正式离职。只有晓玲知道，关一禾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去做了某大券商的高层，他去了一个叫伟业的小券商，做了一个所谓的“副总”，实际上办公室还没有他在丰盛的一半大。

刮风娱乐上市项目已经可以基本确定签约，又靠近十一长假，下班后，Mary破天荒地提出请项目组的全体同事去吃饭喝酒。结果Mary喝多了，晓玲决定送她回家。

Mary住在三元桥附近的一套酒店式公寓里，房子很大，冷气很足。Mary瘫在沙发上，酒醒了一点，轻声说：“晓玲，麻烦给我一杯水。”

晓玲给Mary倒了一杯水，Mary喝了一口，定定地看着晓玲，像下定决心一样开口说：“我想找你聊聊，虽然我知道我不该多事，但你可千万别跟我一样……你可不要以为年轻有大把光阴可以耗费就走我的老路，婚姻生活一定要慎重，如果对方有老婆，你就算了吧！”

晓玲囧了，说到底还是规劝自己不要给人做小三。晓玲把Mary安顿到床上，Mary说了一句：“如果我当初不跟关一禾分手，结果也不会这样吧。”

女人和女人间最好的交流手段无疑是交换秘密，自从那晚的酒后露真情活动后，Mary对晓玲的态度就与别的下属有一点不同了。晓玲趁热打铁告诉Mary自己怀孕了，准备领证。Mary对晓玲格外照顾，她认定晓玲和何玥都是可造之才。这样一来，晓玲就更加不能告诉公司自己的真正丈夫是谁了。